

第一章：山岳崇拜：孕育中华文化精神的基因

朗朗乾坤，巍巍中华，万山高耸，直插苍穹，千峰竞奇，突兀天外；峻岭悬崖，横空出世；五岳雄关，虎踞龙盘。纵横交织的万千群山，不仅构筑成神州大地的筋脉、骨干，而且撑起中华民族历史与精神的脊梁。

第一节 贯通天地：自然崇拜中的山岳神格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据统计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70% 以上，其中高山面积又占一半左右；地球上最大的高原、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面积约 230 万平方公里）和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均在我国境内，真正的平原只有国土的 10%。千万年来，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劳动生息在这一地形复杂的多山环境中，故不仅对山岳有着一种息息相通的特殊情感和难以割舍的自然之缘，而且也酿成了深厚的邦土观念、执着的民族意识和巨大的精神凝聚力。

一、山岳丘陵：远古文明的诞生地

考古证明，山岳丘陵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诞生地。如旧

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化石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洞穴，马坝人发现于广东韶关马坝乡狮子山洞穴，长阳人发现于湖北长阳赵家堰山丘洞穴，柳江人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等；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屈家岭文化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红山文化发现于辽宁赤峰红山，青莲岗文化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武鸣遗址发现于广西武鸣境内山陵洞穴内等；巴蜀文化诞生于四川成都、重庆一带的山陵地区，寺洼青铜文化发现甘肃临洮寺洼山等等。

杨向奎先生曾在《大禹与夏后氏》一文中指出，在中国阶级社会形成以前，因河水泛滥，古代人多居陵阜之上，“这种陵阜叫做‘州’，所以中国古代‘州’字与‘丘’、‘陵’字全可以通用，如《山海经·海内经》内有九丘，九丘的意义同于‘九州’或曰‘九山’”。杨先生在同文还指出：“《史记·五帝本纪》、《墨子》中有‘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辞过》）的记载，《孟子》也有‘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的话。全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是居山的了。”《尚书·盘庚》曰“古我先王适于山”；《淮南子·齐俗》云“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云云，皆说明中国上古文明与山林丘陵有着密切关系。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①原始社会时期，具有丰富物产的山林，是依靠狩猎、采集的原始先民赖以生存的最理想环境。即使进入农业社会时期，先民活动逐渐向

平原扩展，但仍然离不开山林。人们认为山林能兴风云，聚雨水，从而滋润大地，孕育万物。如《荀子·劝学》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尚书大传·略说》谓：“山，……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会，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

《释名》曰：“山，产也。言产生万物。”《说文》释：“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也。”《韩诗外传》曰：“夫山，万人之所瞻仰，材用生焉，宝藏植焉，飞禽萃焉，走兽伏焉，育群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乐山也。”因此，在上古先民们的认识观念中，山林不仅是万物产生之地，而且也是人们想象中的山神所在之地，甚至整座山就是山神。

首先，巍巍高耸、峻峭挺拔、气势磅礴的山岳峰巅的雄伟壮观以及悬崖绝壁、幽谷深涧、嶙峋怪石的奇异峥嵘，不仅令人敬畏，给人一种神秘感，而且产生一种难以攀登、不可侵犯、只可仰望而不可及的崇高、永恒神圣之感。尤其是高山之巅直插云霄，仿佛与天相通，山峰突兀，云雾缭绕，恍惚同天相连，山与天地浑然一体，风雨电闪雷鸣使山谷发出惊天动地的震荡回响，日月从山上的升起降落^①等自然现象，使无法进行科学解释的古人不仅激发起无穷的遐想，而且产生对山岳神灵的崇拜与信仰。如《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抱朴子·登涉》曰：“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

其次，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人们相信拔地通天的山岳也是有神灵的，而山林既然能孕育万物，那么山岳神灵应是万物

《山海经》中记载许多山为“日月所出”和“日月所入”，可见古人之认识观念。

的主宰。

再次“山林川谷美 天材之利多”，^①古人相信山林中的万物，都是山神恩赐予人的，因此对山神产生了无比感激、敬畏和尊崇的心理观念。故在原始先民自然崇拜的思想认识中，山岳是与天地同构、与日月同辉，山神与太阳神是天地之中的最重要神灵。如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有日月山纹——，就象征着对日月山的崇拜与信仰，日月代表天而山则象征大地；又如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良渚文化玉器刻符所表现的“鸟祖卵生日月山”，^②以及其日月山所构成的宇宙模式等，即反映了人们对山岳崇拜与信仰比较原始的意蕴。

在山岳崇拜与信仰的原始宗教文化中 山神观念是核心。从中国各民族的民俗资料来分析，山神神职众多，几乎无所不包。如主司禽兽、山林、云雨、雷电、鬼魂之外，还主宰庄稼丰歉、牲畜增减、生育兴旺、人间祸福，又是部族或村寨、土地的保护神。故中国绝大多数的民族，尤其是居住于山地的民族，多认为山神是自然诸神中最有威力的神。如《藏经》曾记载：“五岳之神，分掌世间人物，各有攸属。如泰山乃天帝之孙，群灵之府，为五岳祖，主掌人间生死贵贱修短；衡岳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鱼龙；嵩岳主掌土地山川、牛羊食啖；华岳主掌金银铜铁、飞走蠢动；恒岳主掌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等事。”

由于认为山是山神的化身 故山神最初的形象也就是山 先民崇拜祈求山神就是直接向山祭祀。《尚书·舜典》载舜祭祀五岳诸山神，就是直接巡狩到该山去祭祀和顶礼膜拜。由于自然

《荀子·强国》。

参见董楚平《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载《杭州师院学报》1998年2期。

崇拜的思维基础是万物有灵的观念，故处于不同山岳生态环境的先民们，往往对山岳中与自身生活有着密切与利害关系的动物、植物、山峰、山洞、巨石、岩崖等，都视为山神的化身来崇拜。^①而这种原生态的山神崇拜状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②因此，原始先民的氏族图腾崇拜与对山神的崇拜是紧密结合的，这不仅反映了山岳地理环境在氏族社会生活中的显著地位，而且也表现了氏族部落时期先民们精神信仰的基础是山岳崇拜的观念。中国先秦最早的典籍、被称为中国古籍中“瑰伟瑰奇之最者”的《山海经》，就反映了这种先民崇拜观念。

《山海经》是中国神话之渊府，《山海经》中的《山经》则是中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山经》以山为纲，先将全国山地按大小方位分为五大区——五藏（藏意为内，指华夏范围之内），并以南、西、北、东、中五“山经”命名；次将每区的山分为若干行列，然后叙述每一列的群山、风俗、物产、祭祀、巫医等，共计 26 个山区、477 座山。《山海经》反映的上古先秦人们山岳崇拜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山脉为纲，纵横经纬天下地理形势，山岳是地理格局中的主导和标志。这充分反映了上古先秦人们对山岳地理环境生存的依赖，并由此基础产生的各种理解认识，以及山岳在

参见章海荣《梵净山神》第五章“原生态山神崇拜”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 63 页。

人们对大地认识中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显著地位。这同另一部先秦古籍《禹贡》具有不谋而合之处，该书也以明确的地理概念，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以山脉为标志。其“导山”部分专论山岳，并将中国的山势按照地形特点归纳为“三条四列”，最早提出了山系的概念。由此可见山在先秦上古人们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氏族的图腾崇拜与对山神的崇拜紧密结合。《山经》中所有的山都有神，其形象或为半人半兽、或为奇形怪兽，如《南次二经》：“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西次三经》：“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而在《中山经》、《中次五经》、《中次六经》和《西山经》这一片地域，则直接以山作为山神的化身来崇拜。据学者考证，这片地区是以华山为中心，是夏族（也就是华族，华、夏古字音同）最早集中居住的地区。^①这些山神形象实际是氏族部落的图腾神形象，并逐渐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具有共性的氏族部落图腾。这不仅反映这一时期的人们以山岳为主要标识来划分地理区域，而且明确指出每一个区域的氏族部落图腾都是同山神崇拜紧密结合，由此充分说明山岳崇拜在所有氏族部落中都具有神圣崇高的地位。

三是山岳是神所居住之地，是通天之路。《西次三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百

徐显之《山海经探原》一、（一）“地区性的氏族图腾”，武汉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神之所在。”又《海内经》：“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海外西经》曰：“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这说明“山是中国古代巫师的天梯或天柱”。张光直先生研究巫教时指出：“巫师能举行仪式请神直上界下降，降下来把信息、指示交与下界……。卜辞里面的降字，左面从阜，示山陵，右面是足迹，自上向下走来”；“与‘降’相对的是‘陟’。卜辞金文的陟字左面仍是山丘，右面的足迹则是自下向上走的。”^①此外，《大荒东经》有东海之外的大言山、合虚山、明星山、东极、离瞿山、猗天苏门山、壑明俊疾山等均是日月所出的神山，《大荒西经》中有丰沮玉门山、龙山、日月山、麇鳌巨山、常阳山、大荒山等等，皆为日月所入的神山。

四是山是祖先发祥的圣地。《山海经》记载许多中华民族祖先与山岳的关系，如《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太白皋爰过。”《北次三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西次三经》：“崆峒山，……丹水出焉……黄帝是食是飧”；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大荒东经》：“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大荒西经》：“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颙项之子。”《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中次三经》：“青要之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 48—52 页，三联书店 1990 年出版。

山，实惟帝之密都……南望 崑崙，禹父之所化。”等等。

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①《山海经》中表现山岳崇拜的山神形象反映了自狩猎时代至农牧业时代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多层次、多形态的文化现象。其中山神形象与图腾崇拜相结合，表现了山神与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的融汇，从而为山神与人格神的契合奠定了基础。如南朝任昉《述异记》载：“昔盘古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盘古为开天辟地的创世天神，山岳由其躯体化成，可见山岳之神圣。丁山先生《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从文字分析中得出结论：“夔就是殷民族的山鬼（山神）；禹是夏朝先祖中的山鬼（山神）；稷是周人的山鬼；防风氏是秦国先人的山神。”

《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史记·夏本纪》曰：“（禹）……为山川神主。”又《封禅书》云：“自禹兴而修社祀。”

《淮南子·汜论》：“禹劳天下而死为社。”《说文解字》：“社，地主也。”以禹为统一象征的山川神和社神是夏国家的国神，正是山神与人格神融契的显例。而殷商后祭祀社神以石为象征，乃因“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②。山乃积土而成，“有石而高”正表示土地广大崇高，因而能生长万物。故先秦以来，以石为山神和社神，正是因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的本

① 《列宁全集》 38卷 459 页。

殷商之前，社也有以土为象征的，如《淮南子·齐俗》：“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

② 许慎《说文解字》。

质同构关系。而其象征意义，诸如《礼记·中庸》所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龟、鳖生焉，货财殖焉。”这不仅具有宗教幻想意识，而且也是魏晋山水文化滋生的精神思维方式的渊源之一。

除《山海经》之外，先秦以来的古籍中可谓充溢着对山岳的崇拜与信仰。如有将山岳视为撑天之柱，《淮南子·天文》：“昔者共工与颧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楚辞·天问》：“八柱何当？”王逸注：“言天有八山为柱，皆何当值。”《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古人传说天柱有八，不周山、宛委山仅其二。又《神异经·中荒经》：“昆仑之山，有桐柱焉，其高入云，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又如认为山岳是天梯，《淮南子·地形》：“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高诱注：“太帝，天帝。”再如认为地有八极，每极有一座山，每山有一个通天门，《淮南子·地形》：“八紘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这些有关对山岳认识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古人对地理空间的理解，而且更展示了古人精神时空中山岳的神圣与崇高的思想观念。

二、树木崇拜：创世神话中的宇宙生命观

恩格斯指出：“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他的宗教里。”^①在古代各民族的山岳崇拜与信仰的一些次生形态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森林、树木的崇拜。对山神祭祀时，他们往往也要对林神进行顶礼膜拜，甚至以树作为山神的象征。如云南的墨江布朗族、宁蒗普米族、武定和禄劝彝族等仍以各种树象征山神，而路西景颇族则以竹象征山神。其实森林是人类原始栖息地，人类经历过“有巢氏”时代和木器时代，对树木的崇拜也是在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下发展的。如原始先民对深山老林中生长几千年的遮天蔽地的大树，对奇山险峰、万仞悬崖、千丈峭壁上长出的怪树以及它们不怕狂风暴雨、电闪雷击的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都有一种敬畏的神秘观念。而树林中的植物果实又是隐栖的动物赖以生存的食物，树木枝杈是（钻木）取火的主要燃料和构建居所以及武器工具的主要材料等，这势必令人对树木怀有感激、尊崇的心情。因山与树木山林是合为一体的，故对山岳崇拜与对树木崇拜往往也是紧密结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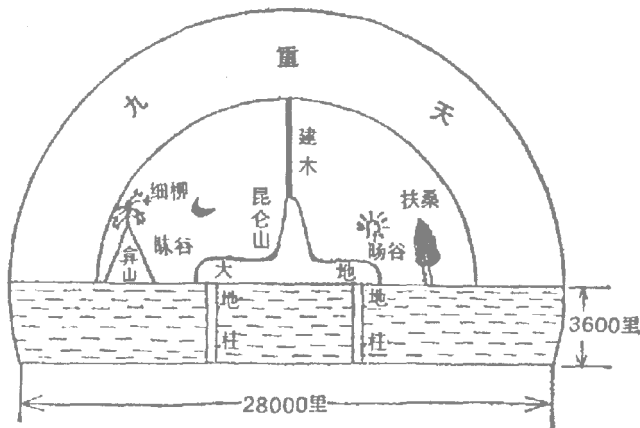
在中国古籍与古代神话中言及山岳或神山，常常提到一些顶天立地的神树，如有扶桑、榑桑、扶木、建木、若木、若华、空桑、蟠木等等。《淮南子·地形》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高诱注：“众帝之从都广山上天还下 故曰上下。”又曰：“若木在建木西 末有十日 其华照下地。”高诱注：“若木端有十日 状如莲华 华

犹光也。光照其下也。”《玄中记》：“蓬莱之东 岱岳之间 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天下之高者，有扶桑无枝木焉。上至于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大树之山，西有采华之树，服之则通万国之言。”《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南经》：“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海外北经》：“寻木长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大荒南经》：“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先秦两汉人认为桑木是神木，《易经·否》荀注：“桑者，上元下黄，以象乾坤也。”贾谊《新书·胎教》谓桑木乃大地“中央之木”；班固《白虎通德论·姓名》云桑木使天地“相连接之”。而《吕氏春秋·本味》曰：“菜之美者，昆仑之蘋，寿木之华。”高诱注：“寿木，昆仑山上木也；华，实也，食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宋张君房《云笈七签》“月中树名骞树，一名药王，凡有八树，得食其叶者为玉仙”等等，不一而足。（见图 1）

从上述古籍记载可见，中国古代对树的崇拜源远流长。而综其所述，对树的崇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神树具有宇宙观念，如建木立于“天地之中”、创生万物的昆仑山^①中央，这与世界上和一些民族的宇宙树观念相似^②；又如扶桑与天地、太阳相关的宇宙观等。



昆仑山高 11000 里

东西地长 28000 里

南北地长 26000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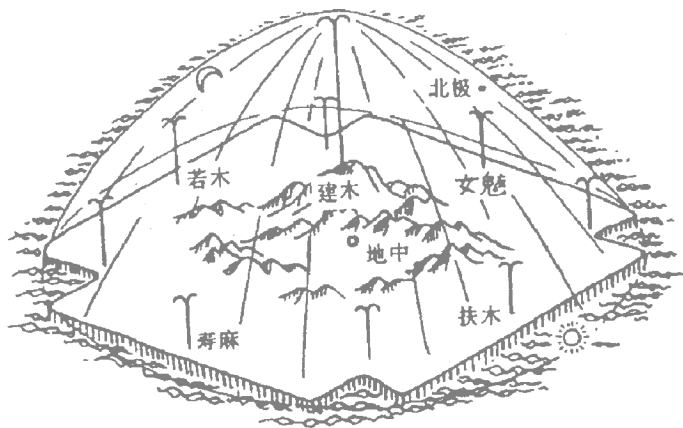
天有八柱，地有四柱。

中国上古人的宇宙天地观念示意图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昆仑……上通璿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河图括地象》：“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广七万里……。”道典《太上洞玄灵宝天关经》：“昆仑山为天地之齐。”齐即指脐，比喻中央。《山海经》郭璞注昆仑：“去嵩高五万里，盖天地之中也。”

参见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第六章“树形纹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① 图录自何新《诸神的起源》。



盖天说的宇宙模式示意图

(据《楚辞·天问》、《淮南子·天文训》等论说构画)^①

二是许多树木与山岳相同，具有通天的神性，如白族那马人、赫哲族、羌族等祭天都在树下举行礼仪。

三是神树同山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是不同的神树具有不同的神职功能。

五是以遍布山林的树为山神，隐含着一种山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虔诚恭敬。

中国古代一些民族对树木崇拜也往往形成与创世神话相联系的生命之树和世界树观念^②，如满族、蒙古族、赫哲族的神话中就有反映；而许多民族则以树木作为图腾柱，将祖先崇拜与

^① 图录自陆思贤《神话考古》。

^② 参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二章、第五节“植物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树木崇拜结合在一起，如怒族、崩龙族、古畏兀儿人以及高山族泰雅人、鲁凯人、阿美人等。^①先秦三代有以树象征土地保护神——社来祭祀，如《墨子·明鬼下》曰：“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择林大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淮南子·齐俗》曰社祀：“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周人用栗。”《论语》宰我答哀公问社祀：“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初学记》引《尚书·无逸篇》：“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人望见即敬之。”故社树多选择古老高大的树充当，既能令人肃然起敬，又使人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与土地之神圣意义。此外，古人认为一些树木（如桃木）有避凶驱邪的神力以及一些生活在山地的民族有树葬的习俗等，这与树通天和灵魂升天的观念密切联系。而树林与山岳联系在一起，使山岳焕发生机，更具旺盛的生命力。故对树的崇拜与信仰，不仅拓展与加深了对山岳崇拜与信仰的外延和内涵，而且构成了山林在宗教和文化上的不可动摇的精神地位，成为先秦汉魏隐士文化、山水文化与哲学思想的襁褓和摇篮，成为中国古代士人修炼身心、体玄悟道、感怀神思所向往追求的理想境界与精神家园。

人类是从山林中走出来的。故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山岳不仅是我们祖宗的圣地，是原始宗教与神话产生的必要自然条件，而且对山岳崇拜和信仰也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基因和胚胎。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学者让·博丹在《论国家》中指出：“某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决定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

自然条件的总和。”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山岳贯通天地之神圣、永恒以及崇高、壮美的意象理念，逐渐孕育了民族文化的心理与个性，熔铸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精神思想上的审美哲学思维模式。而山岳载“道”，则更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永恒情结。

第二节：灵石崇拜：山岳神灵的象征符号

灵石崇拜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习俗，属于自然崇拜的范畴。在原始社会，灵石崇拜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从英国索尔斯伯利平原壮观的巨大石柱群到法国布列塔尼半岛雄伟的石柱阵；从太平洋中复活节岛上神秘的巨人石像到印度奥里萨邦复杂的巨石文化；从非洲肯尼亚中部的石柱林到苏门答腊岛的奇异石雕；从北美印第安人独特的灵石崇拜到东南亚老挝矗立的大石瓮群以及中国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带所发现的 50 余处巨大石棚^①等等，世界各地史前遗迹都分布着巨石林、巨石圈、巨石阵、巨石台以及各种灵石。这种现象一直到文明社会仍存在，如从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到埃及尼罗河金字塔；从麦加神圣的黑陨石到柬埔寨的吴哥石窟以及各地的巨石陵寝建筑和宗教有关的各种灵石等，我们都可以从中领悟到灵石崇拜的神秘意蕴。

一、石头传说：历史典籍中的文化信息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有力地说明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们对灵

^① 参见许明纲《辽东半岛石棚综述》，载《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1期；王献唐《山东的历史和文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石的信仰与崇拜。如中国创世神话就传递出古人对灵石崇拜的文化信息。《淮南子·览冥》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燄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可以说其影响一直到今天。《太平御览·南康记》载：“归美山 山石红丹 赫若彩绘 峨峨秀上，切霄邻景，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静，闻弦管声。”王屋山主峰天坛山上有五色斑斓的石块，山下百姓至今仍称其为“女娲石”河北涉县凤凰山有娲皇宫 存有女娲炼石补天之处。此地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传为娲皇生日，民间都要举办盛大庙会；陕西骊山唐代始建有女娲祠，每年正月二十为女娲补天节，农历六月举行庙会祭祀女娲；山西洪洞县至今存有女娲陵和女娲庙建筑群；河南西华县尚有女娲城遗迹和女娲坟、女娲阁等等。

汉族典籍中记载的与盘古神格相似的创世神之一烛龙，据《太平御览》卷 38 引《玄中记》载：“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烛龙）如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开右目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

又《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今本无）：“羿射九日 落为沃焦。”吴任臣《山海经佚文》：“沃焦在碧海之东，有石阔四万里，居百川之下，故又名尾闾。”

又《淮南子·修务》云：“禹生于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曰：“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 通轘辕山 化为熊 谓涂山氏曰：‘欲饷 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

化为石 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太平御览》卷 51 引《随巢子》曰：“禹产于琨石，启生于石。”

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禹)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

又《史记·封禅书》云：“(秦)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命曰陈宝。”《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宝鸡(神)祠在岐州陈仓县东二十里故陈仓城中。”

又《蜀王本纪》曰：“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薨，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笋，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唐杜甫《石笋行》诗云：“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风俗记》称：“益州(成都)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维，以镇海眼，动则洪涛大溢。”

又《蜀王本纪》谓：“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

又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夷水》载：“夷水自沙渠入县，……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许步，得二大石碛，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每水旱不调，居民……往入穴中，旱则鞭阴石，应时雨；多雨则鞭阳石，俄而天晴……又有盐石，即盐阳石也，……疑即廩君(伏羲裔)所射盐神处也。”该书中还记载和描述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灵石及其有关的神话传说。